

张恨水
著

美人恩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张恨水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美人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恩/张恨水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5399-2050-5

I. 美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347 号

书 名 美人恩
作 者 张恨水
责任编辑 汪修荣 朱建华
责任校对 成 果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0 万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50-5/I·1936
定 价 19.00 元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- 第一回 幻想拾遗金逐尘大道
传神在阿堵后客空廊 (一)
- 第二回 踽踽泥中谋生怜弱息
徘徊门外对景叹青春 (一三)
- 第三回 一念狂痴追驰蓬面女
三朝饱暖留恋窃钩人 (二五)
- 第四回 携手作清谈渐兴妄念
濯污惊绝艳忽动枯禅 (三七)
- 第五回 去垢见佳儿转疑丽色
好施夸善士初警贪心 (五〇)
- 第六回 觑面增疑酸寒玷善相
果腹成病危困见交情 (六四)
- 第七回 勉力经营奔忙犹自慰
积劳困顿辛苦为谁甜 (七八)
- 第八回 厚惠乍调羹依闾以待
苦心还卖字隐几而眠 (九一)

- 第 九 回 襌被易微资为人作嫁
弹琴发妙论对我生财 (一〇四)
- 第 十 回 声色互连初入众香国
贫病交迫闲参半夜钟 (一一七)
- 第十一回 疗病有奇方借花献佛
育才夸妙手点铁成金 (一三〇)
- 第十二回 终煞雌威搜衣藏蓄币
更增友好对镜为梳头 (一四二)
- 第十三回 白眼横施碎花消积恨
憨态可掬授果续前欢 (一五四)
- 第十四回 生死见交情挥之门外
温柔增兴趣投入怀中 (一六六)
- 第十五回 联袂上层楼迷离游伴
闭门过午夜甘苦情囚 (一七九)
- 第十六回 昨事未忘故人羞问病
雌威远播娇女恨污名 (一九一)

- 第十七回 四壁斋空薄衣难耐冷
一丸月冷怀刃欲寻仇 (二〇三)
- 第十八回 终受美人恩解铃堂上
重增同伴情邀酌街头 (二一五)
- 第十九回 尴尬行为推恩逢纨绔
豪华声望传刺动蛾眉 (二二七)
- 第二十回 明镜青灯照人愧屋漏
城狐社鼠联伴结金兰 (二三九)
- 第二十一回 终效驰驱无言怜瞽叟
同遭冷落失恋笑王孙 (二五一)
- 第二十二回 慢索珠还语声亡座右
恰惊价巨块肉剜心头 (二六三)
- 第二十三回 突获殊荣畅怀成领袖
勉忘奇耻安分作奴才 (二七六)
- 第二十四回 抵抗觅生机懦夫立志
相逢谈旧事村女牵情 (二八八)



第一回

幻想拾遗金逐尘大道
传神在阿堵后客空廊

民国二十一年，眨眨眼已经到了。在这二十一年中，发生了多少事情，其中有些竟是最可痛、最可耻、最无奈的！可是到了今年，看看中国自身，却还不见得有什么良好办法。稍为有点血气的人，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。这种苦闷，若要解除，便是不管生死，拿着刀枪，找着仇人拼个你死我活。其次一个办法，就是抱着得乐且乐的宗旨，找些娱乐，自己麻醉自己，把这苦闷忘了。照说，自然是第一个办法是对的，然而打破苦闷的人，却是十有八九，都试行的是第二个办法。上天似乎也很明白这一点，到了三月，便将烂漫的春光，送到了人间，让大家陶醉到春光里去，让你们去忘了耻辱，忘了祖国，忘了民族。

我是寄居北平的人，这个印象，便是北平的春光所给予我的。这是四月中旬，满街的路树，正发着嫩绿色的细芽，告诉

行人春来了。你若是顺着东西长安街的马路，一直向中央走，到了天安门外市民花圃里，你便可以看到左边平地堆起一片红色，是榆叶梅，右边一片黄色，是迎春花。其间杂以点缀的叶子，真个如锦绣铺地一般。加上绿甍黄瓦的高楼之下，是双耸玉阙，四绕红墙，画师也画不出这伟大美丽的景致来。西边广场上，便是中央公园的大门，红男绿女，嘻嘻哈哈，流水似的进去。满园的春色，自然关不住，有股清香，由天外飘来，便是园里开着堆雪一般的丁香花，散出香气来了。门外停的各种车子，一辆挤着一辆，占了十几亩的地位，车夫沾着主人的光，也各在踏脚板上，看着路边花圃的春色。绿树阴里，卖茶的、卖油条烧饼的、卖豆汁的、各种小车大担的小贩，又要沾车夫的光，都团聚着一群人吃喝。只听到人声哄哄，闹成一片，这哪里像是天灾人祸，内忧外患国度里的情形？春天，真是把人麻醉了！但是，这也不过就北平城里一角而言。另一个地方，却有人对了这春天，加倍地叫着没奈何的。这是宣武门内，一个偏僻胡同里。两旁人家，大半是窄小的门楼；有两处大些的门楼，大半都破旧了。胡同里遥遥有一种小锣声，是捏糖人儿的小贩，由隔巷敲来的，这才打破了这寂寞的空气。胡同里并不见有什么人影，只是那白粉矮墙上，东边伸出一束丁香花，在嫩绿的树叶中，捧出一丛丛的瑞雪。西边屋角，伸出一丛柳条，被轻微的东风摇撼着，好像是向对面的丁香花点头，好像是说，我们又在冷巷中会面了。

在柳树之下，却是个会馆，院落不算小，不过年久失修罢了。当前清的时候，全国文人都要到北京来会试，各地方人为了免除士人的旅费负担起见，各建设一所至二三所会馆，容留文人与留京的寒吏。改革以后，学生代替了老相公，找差事的人，代替了候补官，各会馆里依然住着各地方的人。近十年

来，北平市面日穷，住会馆的旅客，更是变了一种形象，现在提出一个人作代表。这人姓洪名士毅，曾在中学毕业，来北平升学未能，谋职业不得，就住在会馆里等机会。他住的屋子倒不窄小，只是器具很少，靠两条窄板凳，支了三块薄板，那便是床，床上一条军用毯，好几处是粗线绽着破缝，四周都露出下面垫的稻草帘子来。毯子上并无多物，只一床薄薄的蓝布被，中间还有盘子大几块新的，原来是大补丁。靠窗一张四方桌子，上面铺了报纸，倒有一副笔砚，堆着一二十本残破的书。桌子边两个小方凳子而外，就并无其他木器了。墙角落里，一个旧藤篮子，里面放了些瓶罐碗碟之类。屋子里这样的空洞，越是嫌着屋子宽大。洪士毅坐在桌子边，手上端了一本破去封面的《千家诗》哼着“无花无酒过清明”，但是当他哼到这句诗的时候，已经在这本诗上，消磨了不少的时候，现在有些口渴了。桌上也有把旧茶壶，只是破了壶嘴子，不轻易泡茶。因为没有钱买茶叶，不过是每日早上盛一壶白开水。这开水由早上放到中午，当然也就凉了。他将裂了两条缝的茶杯，要倒上一杯，然而只提了壶柄，壶嘴子咕嘟几声并滴不出水来。望了窗子外的太阳，这时正当天中，将阶沿下的屋影和阳光画了一道黑白界线，更表现出这天气是十分的晴明了。

这个日子，白天时间正长着，耳朵里听到隔壁人家的时钟，当当敲了两下，分明还是正午，若到七点多钟天黑，还有五六小时，坐在屋子里，如何过去？手上拿的这本《千家诗》至少念过三千遍，几乎可以倒背得过来，不拿书在手上，也可以念，又何必拿着书本？于是他离开了屋子，走到院子里来散步，却听到东边厢房里，有抹洗牙牌的声音。这是那屋子里黄毓亭干的事，他曾作过县承审员法院书记官一类的事情，现时在北平会馆里赋闲三年多了，除了写信和一般认识几面的人借钱

与找事而外，便是在屋子里起牙牌数。这个时候，大概是闲得无聊，又在向三十二张牙牌找出路了。

西边厢房里，一排三间房门，都是倒锁着的，这是住的一班学生，也许已经上课去了。然而在这上面一间屋子里，也是稀里哗啦，有打麻雀牌之声，走过去看时，正是那三个学生，和本房的主人一处耍钱。洪士毅在门外一伸头，那主人起身笑道：“你接着打四圈吗？”洪士毅道：“我早上还是刘先生给了三个冷馒头，吃了一饱，哪有钱打牌？”他道：“哪个又有钱打牌？我们是打五十个铜子一底，还带赊账。长天日子，一点事没有，无聊得很。”

士毅微微一笑，自走回房去。对房门住着的，便是送馒头给士毅吃的刘先生，他也住闲有一年多，不过朋友还不少，常常可以得点小接济，真无可奈何，也能找出一两件衣服来当。他现时无路可走了，很想作医生，在旧书摊子上，收了许多医书回来看。这时，端了一本《伤寒论》，躺在一张破藤椅子上哼着，大概是表示他静心读书的原故，找了一支佛香，斜插在砚台的眼孔里，在这冷静静的屋子里，倒又添了一些冷静的意味。士毅走到人家房门口，觉得人家比较是有些事做的人，自己也不愿去打搅，就退回自己屋子来。然而刚一坐下，看看屋子外的晶晶白日，就发愁起来。这样好的晴天，不找一点事情做，就是闷坐在屋子里，消磨光阴，昨天如此，今天又如此，明天也不能不如此，这如何得了？早饭和午饭，总算用那三个馒头敷衍过去了，晚上这餐饭从何而出？却是不可得知。闷坐在家里，也不能闷出什么道理来，不如到大街上去走走，也许可以找点出路。

如此想着，于是将房门反扣了，走出会馆，任脚所之的走去。心里并不曾有什么目的地，只是向前走着，不知不觉，到

了最热闹的前门大街。看那两边店铺里，各商家做着生意，路边各小摊子上，货物之外，也堆着许多铜子和铜子票，心里便想着，偌大的北平城，各人都有法子挣钱糊口，我就为什么找不出点办法来呢？再看路上坐汽车坐人力车的人，是各像很忙，不必说了。就是在便道上走的人，来的一直前来，去的一直前去，各人都必有所为而出门，决不能像我在大街上走着，到哪里去也可以，其实也不必到哪里去。一路行来，低头想着，忽然看到电线杆下，有一块雪白的圆洋钱，心中大喜一阵，连忙弯腰捡了起来。然而当他拾到手里时，已发觉了错误，原来是糖果瓶子上的锡纸封皮。所喜还没人看到，就把这锡封皮由大襟下揣着，漏下地去。于是他连着发生了第二个感想，大街之上这么些个人来往，难道就没有人丢皮夹子和丢洋钱钞票的？走路的人，都不大留心地面上，地上虽然有人丢了东西，是不容易发觉的。我且一路留心走着看看，设若有人丢了皮夹子，让我捡到，不想多，只要有十块八块钱，我就可以拿去做小本经营，一切都有办法了。如此想了，心中大喜，立刻就向地面注意起来。料着越是热闹街上，越有他人失落皮夹子的机会，所以只管在热闹的道路上走。但是经过了几条街，并不曾有人丢皮夹子。心里有点转悔，天下哪有这巧的事？当我要捡皮夹子的时候，就有人丢皮夹子。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我何必发那个傻？

今天大概走的路不少，两条腿已有些酸痛，还是回去打晚饭的主意罢。于是无精打采的，一步一步走回家去。他的目光，正射着一家糕饼店的玻璃窗子上，里面大玻璃盘子里盛着一大方淡黄色的鸡蛋糕，上面乳油与玫瑰糖葡萄干之类，堆着很好看的花样：假使晚餐……腿下不留神，却让坚硬的东西碰了一下。回头看时，是一家银号门口，停了一辆笨重的骡车，

几个壮年汉子，正搬着长圆的纸包，向车篷子里塞。不用说，这是银号里搬运现洋钱。这一车子洋钱，大概不少，我何须多？只要拿一封，我作盘缠回家也好，做小生意的本钱也好……那搬运洋钱的壮汉，见这人蓬了一头头发，穿着一件灰布长衫，染着许多黑点，扛了两只肩膀，呆头呆脑向车上望着，便向他瞪着眼睛。士毅哪里敢等他吆喝出来？掉转身赶快就走了。一口气走回会馆去，太阳已经下了山，院子里渐形昏暗。一个挑煤油担子的，歇在院子中间，向士毅苦笑道：“洪先生，你今天……”士毅道：“不用问，我今天中饭都没有吃，哪里有钱还账？”说着，打开房门，将窗户台上一盏小煤油灯捧了出来，向他道：“今天再打三个大子的，过一天有钱，还清你的账。”他道：“你今天不给钱，我不赊煤油给你了。”士毅道：“你还要钱不要钱？”煤油贩道：“洪先生，我们一个做小本生意的，受得了这样拖累吗？你这话，也说过多次了，我想你还钱，总是赊给你，不想越赊越多，越多你是越不还，让我怎么办？我的爹！”院子里还有几个买煤油的，都笑了起来。有的道：“你赊给他三大枚罢。你不赊给他，他该你八九吊，都不还了，你岂不是为小失大？”那卖煤油的皱了眉，向着洪士毅，道：“得！我再拿三大枚，去赶我那笔账。”士毅将捧灯的手向怀里缩着，摇头道：“你不用赊了，我黑了就睡觉，用不着点灯，免得又多欠你三大枚。”煤油贩道：“这样说，你是存心要赖我。”大家又笑起来。士毅倒不怕人家笑，心里只觉得太对不住煤油贩，捧了灯自回房去了。

天渐渐的黑，黑得看不见一切，士毅只躺在床上，耳朵里听到同会馆的人，陆续在屋子里吃饭，放出筷子碗相碰声来。有人在院子里喊道：“老洪！不在家吗？怎么没点灯？”这是学生唐友梅的声音。士毅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煤油赊不动了。”唐友

梅道：“那末，你吃了晚饭吗？”他轻轻地答应了“没有”两个字。唐友梅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早知道，就让你在—块儿吃了。我剩了还有一碗饭，只怕是不够。”洪士毅在屋子里躺着，没做声。唐友梅道：“够是不够，问问别人还有—多没有？”士毅听他如此说，分明是诚心请的，跳出屋来问道：“还有饭疙疤没有？用点水—煮，也就是两大碗了。”唐友梅道：“有的，连饭带疙疤用水—煮，准够你吃—饱的了。”洪士毅便由他黑暗的房中，走到灯光下来，向唐友梅拱了拱手道：“真多谢你，要不是你这些剩的，今天晚上，无论怎样，也来不及想法子，只好饿—餐了。”唐友梅受了人家这—阵感谢，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，在桌子底下，把那支盖了破盖的小铁锅拿了出来，连饭和锅，—齐捧着交给了他，他就把锅拿到厨房里来。揭开锅盖，看时，里面煮的饭，只有些锅底，而且焦糊了大半边。有—只碗，装了小半碗老菠菜，将菜倒在饭里，加上一瓢凉水，放到煤灶上煮开了，将菜和饭用铁勺—搅，在共用的饭橱里，找了一遍，找到半边破盐罐，倒还有些盐渣，在锅里舀了—瓢饭汤，倒在罐子里，涮了几转，依然倒进锅去。约摸有半点钟，锅里喷出来的水蒸气，带着香气，甚是好闻，肚子万忍不住了，盛了—碗水饭，对着炉灶就吃起来。这饭虽因为烧糊了，有些苦味，可是吃到嘴里，并不让他停留，就吞咽下去。饭是热的，厨房里也是热的，站着把那小锅饭，—口气吃完，浑身大汗直流。他放下碗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又算混过了一天。”于是回房睡觉去了。不过次日清早醒来，又添了他许多不快，只听到唐友梅对同住的人道：“老洪不得了，昨晚上不是我留点剩饭给他吃，就要饿—晚上，真是太苦。”另—个人道：“这样的苦，何必还在北平住着？老早的回家去吃老米饭不好吗？在北平住着，无非也是拖累同乡。”士毅觉得吃人家—碗剩饭，还不免受人家这些闲话，从今

以后，再也不找同乡了。在床上躺着想了一阵，用手连连捶了几下床，自己跳起来道：“好！从今天起，我去找出路去。”

起床之后，自己到厨房里去舀了一盆冷水洗脸，背了两手，在院子里来回踱着。心想，到外面去找出路，找什么路子呢？除非是满街捡皮夹子。可是满街捡皮夹子，昨天已经失败了，哪有这样巧的事？正在这里出神，却听到南屋子里，有人念道：

昨日下午四时许，有刘尚义者，在前门外鲜鱼口路行，拾得皮夹一只，中有钞票五十元，毛票八角，三百元汇票一张，名片数张。刘正欲报告警察，有一老人抱头大哭而来，问之，遗失皮夹。当询夹中何物，老人对答与皮夹中之物相同。刘即与老人同赴警区，将物点交。老人留下汇票，赠刘钞票五十元，刘拒绝不收。此真拾金不昧之君子也。

洪士毅听得清清楚楚，便问道：“老黄，你念什么？”屋子里人道：“无聊得很，墙上贴有一张旧报，我念着混时间。这样的好事情，我们怎样就遇不着呢？”士毅且不答话，心里可就想着，如此看来，路上拾皮夹子，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，今天我再到街上去撞撞看。慢说五十元，就是捡到五块钱，这个月的生活问题，我也就算解决了。如此看来，还是趁着这个机会的容易，他也不再行踌躇，一直就上鲜鱼口来。似乎鲜鱼口的大道上放了一只皮夹子，在那里等着他一般。及至到了鲜鱼口，只见车水马龙挨肩叠背的行人，都抢着来，抢着去，何曾有什么人落下皮夹子来？他在十字街口的人行便道上，先站了许久，随后又沿着店铺屋檐下走去。不知不觉的，将一条五里路的

横街走完，直走到崇文门大街，何曾看到路上有人丢下的皮夹子？心想，天桥是平民俱乐部，大概不少平民找职业的机会，于是绕着大弯子走到天桥来。但是天桥的平民虽多，吃的吃，玩的玩，做买卖的做买卖，绝对没有什么机会。自己经过各种摊子，都远远的走着。有家小饭铺，门口一只大锅，煮了百十来个煎的荷包蛋，酱油卤煮着，香气四沸，锅边一个藤簸箕，堆了许多碗口大的白雪馒头。一个胖掌柜，用铁铲子铲着荷包蛋，在锅里翻个儿，他嘴里唱着道：“吃啦！大个儿鸡蛋，五大枚，真贱！”说着时，他眼睛望了洪士毅，似问你不过来吃吗。士毅咽了一口唾沫，掉转身躯走了。而且这个时候，却见两名巡士，用绳子拴了个穿黑长衫的人迎面而来，口里还骂道：“你在天桥转来转去三天了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士毅想着，分明是个同命人，更不敢在天桥久留，低了头赶快走开。

他是上午出来的，既不曾吃喝，又走了许多路，实在困乏。无精打采地走着，一阵锣鼓声，传入他的耳鼓，正是到了一家戏馆前。他忽然一个新思想，连带着发生出来，在娱乐场中的人，银钱总是松的，虽不会丢皮夹子，大概落几个铜子儿到地下来，绝对是不能免的。那末，我到里面去装着寻人，顺便拾几枚铜子回来，也可以买个冷馒头吃了。如此想着，举步就向戏馆子里走来。北平旧戏馆的习气，观客不用先买票，尽管找好了座位，自己坐下，然后有一种人，叫作看座儿的，自来和你收钱。洪士毅倒也很知道这规矩，所以坦然地向里走。可是当他到了里面，早见乌压压的楼上和池座，坐满了人。池座后面冲门口，堆了一群站着的人。这种人叫听蹭戏的，就是当戏馆子最后两出戏上场的时候，看座人门禁松了，便站在这里，不花钱听好戏。若说他，他就要看座的给找座位。这时当然找不着；真找着了，他说位子不好，可以溜走。这种人已成了

名词，自是无法免除。洪士毅这时走来，也就成了听蹭戏的。不过他的目的，并不在戏台上，只是注意地下，哪里有落下的铜子没有？这里是座位的最后面，当然是看不见的。他于是东张西望，装成寻人的样子，向东廊下走来。事情禁不住他绝对用心，在最后一排上，有个空座位，在扶手上，正放着一叠铜子，并无人注意。心里想着，最好冒充那个看客，就在那空椅子上坐下。假使坐下了，可以大大方方的，把那一小叠铜子，攫为己有。如此想着，回头四周看了看，觉得观客的眼光，都注射在戏台上，并没有望到自己身上来的。胆大了许多，便向那空位子上走来。那空位子，正是第一把椅子，并不需要请别人让座，自己一侧身子，就可坐下去。然而正当他身子向前移了一移的时候，哄天哄地一声响，原来是台上的戏子卖力唱了两句，台下的观客齐齐地叫了一声好。士毅倒吓了一跳，莫不是人家喝骂我？身子赶快向后退着。及至自己明白过来，加了一层胆怯，就不敢再去坐了。不过自己虽不上前去坐，但是那一小叠铜子，看过了之后，始终不能放过它，遥遥地站着，只把眼光注视在上面。不过自己心虚，恐怕老注视着那铜子，又为旁人察觉，因之低了头，只管去看地下。注视了许久，却看到附近椅子脚下，有个纸包，那纸包里破了个窟窿，露出一个面包来。他肚里正自饿着，看了那面包之后，肚子里更是不受用，只要一弯腰，那面包就可以捡到手，于是将脚移了一移，待要把面包捡起来。但是要想得面包的心事，终于胜不过害臊的心事，身子已蹲下去，眼睛还不住向四周观望。恰是有位看座的，口里嚷了起来道：“道口上站不住人，诸位让开点。”他的手，离着那面包，还有二三尺路，但是要缩回来，人家也会知道的。于是生了个急智，只当要整理袜子，用手摸了几下。好在看座儿的并不注意，然后才抬起身来，向后退了几步，依

然挤到听蹭戏的一块儿去。不过他那双眼睛，还是遥遥地看到那空位子上去。心里可就想着，只要散了戏，大家一窝蜂的走开，就可以抢步上前，把那叠铜子拿过来。只是他越盼散戏，这戏台上的戏子，唱得格外起劲。待要到别地方去绕个弯子再来，又怕就在那时散戏，机会又丢了。满戏馆子的人，都在高兴看戏，只有他反过来，恨不得立刻戏就完了。两只脚极力地踏着地，地若是沙质的，真可以踏下两个窟窿去。这个原因，固然是为了着急，也是为了要忍住肚子里的饿虫。同时身上的大汗，如雨般地下来，头脑都有些发晕了。这种难受之处，心中当然是不可以言语形容。但是在看到那椅脚面包之后，又发现了那里还有几个铜子，若是扶板上的铜子捡不着，地下几个铜子，总是可以捡来的，那也可以买点东西吃了。忍着罢，再过一小时就好了。在他这样十分着急的时候，也就向戏台上看看。好容易熬到看客纷纷离座，都向外走，秩序纷乱起来。趁了这个机会，连忙就向人丛中挤了进去。但是他向里挤，观客们却向外拥，待他到了不受挤的所在，回头看时，满池座人快要散光了。也有人很注意他，散了戏都向外走，怎么他单独向里走呢？他也怕人注意此层，于是装出找人的样子，四周看看，也向外走，只是脚步走得非常之慢。到了那个放铜子的位置边，真个天无绝人之路，铜子竟放在扶手板上，没人拿走。这廊子里的人都走空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。这些钱，可以大大方方揣到袋里来的了，于是走上前，便去拿那铜子。岂知天下真有那样无巧不巧的事，当他伸手去拿的时候，不先不后，桌子底下却伸出一只手来，把铜子拿去。低头看时，一个人拿了扫帚，弯腰扫地，顺便将钱拿去。不用说，他是这戏馆子里人，无法可以和他计较的。这笔钱拿不到，记得那椅子下，还有几个铜子，一包面包，倒可以小补一下，便低头走